

新昌调腔宋元南戏剧目

殺狗記

调腔剧团集体整理

策划 丁黎鸿 执笔 石永彬

资料收集 何鸿飞

前言

《杀狗记》，为宋元南戏，人称“荆、刘、拜、杀、琵琶”五大南戏之一，具有典型南戏的特色。此剧最早当出宋人之手，明徐渭（号文长，绍兴人）的《南词叙录》中列为《宋元旧篇》中之第七种，但未题作者名姓。明代戏曲作家徐岫（元末明初人，字仲由，浙江淳安籍）曾整理定型。但徐岫本也不断受到后代艺人改订。《寒山堂曲谱》称，“已由吴中情奴，沈兴白，龙子犹（冯梦龙）三改矣。”接近人钱南扬认为，南戏曲文多为集体积累型作品。新昌调腔《杀狗记》传本有其自身特色，是积累调腔老前辈创作所致。

该剧取材于民间传说，写富户孙华与市井无赖柳龙卿（或称“隆卿”）、胡子传结义自比“赛关张”，其胞弟孙荣规劝，反被斥责，竟将孙荣驱逐出家，借居破窑受苦。孙华妻杨氏，屡屡劝解，华也无动于衷。后杨氏设计，杀死一犬，去其头尾，包以衣衫，伪充被杀死人，置于门口。孙华见状大恐，央求柳龙卿、胡子传相助理尸，两市井非但不允，反出首告到官府。来至公堂，孙荣自认杀人，舍命救兄。至此，杨氏乃向官府说明原委，验证狗尸，大白案情。开封府尹王儵然审明此案，惩办柳隆卿、胡子传，旌表孙华与杨氏。

后人言云：负恩忘义不见机，贪荣图贵好心痴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石永彬

2012年8月

场 次

第一场	寒窑受苦	第二场	酒楼饮宴
第三场	雪夜救兄	第四场	归家被逐
第五场	月贞买狗	第六场	见狗惊心
第七场	兄嫂叩窑	第八场	开封断案

人 物

- 孙 荣：年轻书生，十七八岁。
- 孙 华：孙荣胞兄，富户，三十余岁。
- 柳龙卿：市井无赖，三十余岁。
- 胡子传：市井无赖，三十余岁。
- 酒 家：三十余岁。
- 杨月贞：贤德妇，孙华妻，近三十岁。
- 吕迎春：月贞侍妾，二十余岁。
- 王妈妈：月贞邻居，五十余岁。
- 王翛然：开封府尹，四十余岁。
- 书 吏：开封府吏，四十余岁。
- 衙役人等。

第一场 寒窑受苦

[幕启，破寒窑，大雪纷飞。]

[孙荣破衣褴衫上。]

孙 荣：（唱）【金珑璁】

长空云黯黯， 那堪狂雪绵绵。
飞柳絮， 舞梨花，
孤身遭冻遍。
何方干谒豪家，
空叹息， 泪洗面。

（白）富嫌千口少，贫恨一身多。似这般大雪天，多少富豪人家快乐逍遥，只我孙荣一人，在这寒窑之中，挨冻受饿，这般受苦。我哥哥如今在红炉暖阁。羊羔美酒，浅斟低唱，那知寒冬之苦。哥哥呀哥哥，我与你是同胞兄弟，我身上单寒，腹中饥饿，你可知道也呵！

（唱）【灞陵桥】

误了人也嗟，
从早到如今， 没饭难禁架。
只得忍饥寒， 街上去操化。
又那堪遭济， 这般雪儿下。
嗟， 兀的不，
苦煞人也， 天哪！

（白）真好苦嘎！看这雪越下越大了，我孙荣欲待进城去，要些吃的。只恐撞着我阿哥的熟人，不好辱没了哥哥的面皮。待回家去哀求嫂嫂给济又怕我哥哥看见，少不得要给我一顿打。不去，那里有得吃的，岂不是要饿死的么？咳！如今我只得顶风冒雪，硬着头颅往城中去走一遭也！

（唱）【叠字锦】

我如今， 待入城也么嗟，
已入城门口， 我好惊怕！

又恐在路上， 逢着我哥哥，
他发起雷霆， 将我打毆。
又恐哥哥， 不怜着我，
真想回头， 真想回头。
待转身， 也是没奈何，
心儿里， 烦烦恼恼，
哀哀怨怨， 悽悽惨惨，
害得我， 无路走投。
兀的不， 苦煞人也么嗩！

（白）也罢！如今我也顾不得羞耻，只得去街坊一走，乞讨去也呵！

（唱）【驻云飞】

大雪扑面， 叫化孙荣真可怜，
破衣穿一件， 苦难谁怜念。
嗟，鞋底儿穿，冰雪难消遣。

（白）大娘，讨一点吃的。

内应：（白）拿去！

孙荣：（接食物）呀！

（唱）讨得一撮糠粃，
又恐人瞧见。 （吞吃、咳嗽、喘气）

（唱）命薄多磨， 只靠天。
天惨云迷，

（白）你看。

（唱）城廓村庄， 尽掩扉。

（白）孙荣呀孙荣， 你枉读四书，到如今啊！

（唱）文字不堪煮， 难当柴和米。
想起那， 蒙正守窑时，

（白）虽然困守破窑，还有那……

（唱）妻儿相倚。
似我孙荣， 欲并谁为侣。
回首无人， 形影随。（拾柴介）

(白) 拾得一块柴在此，不免带回窑去，将这糠粝熬成粥汤吃甯。

(唱) 一撮糠粝， 熬口粥汤充肚饥，

(白) 我若回窑去。

(唱) 放下连糠米， 那里有水汲，
加上冰和雪，

(白) 这柴被雪打湿了，如何烧得着？

(唱) 好难存济， 好难存济，
冻死在窑中， 不若厚脸皮，
做个饥寒鬼， 宁愿去酒肆，
讨点零碎吃， 讨点零碎吃。

(白) 面对这样的天气，待我吟诗一绝。

(吟) 大雪乱纷纷， 豪家尽掩门。
厨中有剩饭， 路上有饥人。

孙 华：(与柳龙卿、胡子传内喊) 啊哈……

孙 荣：我哥来了，让我躲过一旁。(急下)

[闭二幕，孙华、柳龙卿、胡子传同上。]

孙 华：(唱) **【蔷薇花】**

严寒雪花， 满空中如盐撒泻。
开封多少， 卖酒人家。
料应趁此， 抬增高价。

(白) 开封三尺雪，尽道十年丰。两位兄弟方才舍下吃酒，吃得不够爽快，还是到酒肆中去，吃个痛快。你俩意下如何？

柳 胡：(同白) 前面有家新开酒馆，我们同去尝他一个新鲜。

孙 华：好！(园场)

柳龙卿：到了！

胡子传：酒家有什么？

酒 家：(内) 来哉！(上) 造成春夏秋冬酒，卖与东西南北人。三位客人请上楼去。(孙华与胡子传下)

柳龙卿：送酒菜来吃。

酒 家：(招呼柳) 先生，前面走的那位财主是谁呀？

柳龙卿：他是有名的孙大员外，是穿好衣，吃好酒的阔佬！

酒家：酒不打紧。我这里有一件宝物在此。

柳龙卿：什么宝物？

酒家：先生如能劝孙大员外买下，当有谢仪。

柳龙卿：拿来我看，是什么东西。

酒家：（拿出玉环）羊脂白玉环。

柳龙卿：好东西，要卖多少银子？

酒家：（做手势）十锭。

柳龙卿：不值。

酒家：值多少？

柳龙卿：五锭。

酒家：我又不是苏州人，难道煞半价不成。九锭银子是一定要的。

柳龙卿：你真的买与不买？

酒家：小人怎么不卖。

柳龙卿：若是真的要卖，还你一个公道价，六锭银子。

酒家：还不够。

柳龙卿：七锭。再多一份也不成。

酒家：七锭，只够本钱，却没有谢仪给先生了。

柳龙卿：我与你讲定了吧！七锭以外都是我的。不是我一个人要，还有那一位先生要八刀的。

酒家：从命了。

柳龙卿：我与你拽袖为号，你只顾嫌少，我与那位先生挑动他加价。你快去取酒菜来吃。（下）

酒家：酒菜送楼上啰！（下）

第二场 酒楼饮宴

[二幕启，酒楼，孙华等三人围桌而坐。]

[酒家送酒菜上，斟酒介。]

孙华：请！

柳胡：请！（饮介）

酒家：员外在此请酒，小人有件宝贝求售，可用得着么？

柳龙卿：财主员外有那个宝贝会用不着。且说是什么宝贝。

酒家：是羊脂白玉环。（柳、胡看介）

柳、胡：（同白）啧啧……啧啧……好东西呀！

胡子传：玉环多的是，这样好的真少见！

柳龙卿：是旧的还是新的？

胡子传：旧的是古董，越旧越值钱。

酒家：是我上八代太公传下来的。

柳、胡：（同白）啧啧……啧啧……真是好东西呀！

孙华：果然好，我要买，不知多少银子？

酒家：十锭银子。

柳、胡：（同白）不值，不值。

柳龙卿：我这员外大哥，是个识宝的大师。

胡子传：他家中多的是宝贝。

柳龙卿：你多讨也无用。

孙华：还他五锭吧！

柳龙卿：（拉酒家袖）五锭。

酒家：不够！

柳龙卿：（拉酒家袖）七锭。

酒家：这……还不够。（柳龙卿向胡子传使眼色）

胡子传：（会意）好货勿贱，贱货勿好，大哥既然中意这件东西，不要论价，二哥添一锭，兄弟也添一锭。

孙华：便依兄弟，再加一锭，若再不肯，让他拿回去吧。

柳龙卿：如今八锭了，拿去。（付七锭，留一锭）

柳、胡：看热酒来！

酒家：是。（送酒介）

柳龙卿：祝贺哥哥得宝，敬酒三杯。（酒家斟酒）

孙华：干。（与柳龙卿连干三杯）

胡子传：小弟也敬大哥热酒三杯。（酒家斟酒）

孙华：干。（连饮三杯，醉意已浓）

孙荣：（内）厨中有剩饭，路上有饥人。

孙 华：什么人在叫喊？

柳、胡：（同白）是个叫化的不要睬他！

孙 华：二位兄弟，这桌上的菜肴吃不完了。唤他前来，给他一些吃的。

柳、胡：（同白）酒家，唤那叫化的过来，给他一些吃的。

酒 家：（对内）那叫化的过来。

孙 荣：（端钵上）有何话说？

酒 家：你好造化，官人们吃不了的菜肴，赏与你吃。（倒入孙荣的钵中）

孙 荣：多谢，多谢！（见孙华介）这是哥哥！（端钵急下）

柳、胡：（同白）方才叫化的正是孙二。

孙 华：在哪里？

酒 家：去了！

孙 华：（怒喝）嘿！（喝完壶中酒，把壶掷向酒家，被接住）

（唱）【驻云飞】

酒保无知，故意拿他来笑耻。

堪恨乔才辈，恼得我心碎。

（白）呸！

（唱）吃罢这场亏，教人呕气，

喝得熏熏醉。

拼却今宵醉，再痛饮前村，

踏雪归。

柳、胡：（同白）大哥息怒。

孙 华：算酒帐！

酒 家：算了，该付三锭。

孙 华：（对柳白）兄弟，把银子与他。

柳龙卿：（付银）三锭，在这里。

酒 家：（收银）谢了！（下）

孙 华：二位贤弟，今早出门，为兄与你们十三锭银子出来，八锭买了羊脂白玉环，三锭付了酒钱，还剩二锭银子。

柳龙卿：一些勿错。

胡子传：煞括清爽。

孙 华：为兄醉了。余下的两锭银子，和一只羊脂白玉环。（翘足）你俩

替我藏入靴桶里。(柳、胡藏介)兄弟帮我好生看管。

柳龙卿：大哥放心，我的是我的，你的就是我的。

胡子传：大哥，一路踏雪回去吧！

[三人搀扶着下楼。

[二幕闭，三人来到幕外。

柳龙卿：好大的雪呀！大哥，今日酒也好，菜肴也好，下次还是到这里来吃。

孙 华：唔！（再行）

柳龙卿：（对胡）大哥醉了，你我送他回去吧！

胡子传：好来！

柳、胡：（同唱）【水红花】

三人结拜， 做知交。（脚步踉跄）

赛关张， 强如管鲍。

终日沉醉， 啖羊羔。

柳绵飘， 梨花飞绕。（风吹摇摆）

冒雪冲风， 左摆右摇。

得来日， 再来几遭，

吃得醉醺醺， 吃得醉醺醺。

醉醺醺， 醉扶归也啰！（下）

第三场 雪夜救兄

[二幕启，路上，大雪纷飞。

[杨月贞、吕迎春各持灯笼上。

杨月贞：（唱）【集贤宾】

夫妻近日， 心绪恁偏，

与兄弟结冤。

每日里， 与市井，

同欢宴。

把骨肉， 顿成抛闪。

不听劝谏， 怕迤迤，
日疏日远。
长挂念， 恐一宅，
分作两院。

（白）奴家杨氏月贞，嫁与东京孙员外为妻。儿夫与小叔孙荣不和。近日又结交柳龙卿、胡子传，以酒食为事。今夜天降大雪，至今不回，找遍左近酒肆，不见踪迹，好不叫人心焦。迎春，我与你再去寻找员外也呵！

吕迎春：是。（与杨月贞同唱）【猫儿坠】

良药苦口， 逆耳乃真言。
员外不信贤， 几番劝解，
反埋冤。
难言呵难言， 问甚日何时，
得他心转， 得他心转。（下）

[孙华、柳龙卿、胡子传相扶醉上。]

孙 华：好酒！

柳、胡：好酒！

孙柳胡：（同白）干！（同笑）哈……（同跌倒昏去）

柳龙卿：（酥醒）哎，大哥靴中，藏有羊脂白玉环与两锭银子，我且瞒了胡子传，偷了他的，有何不可。（作偷介，胡子传醒介，柳假昏倒介）

胡子传：大哥、二哥，他俩都醉倒了。（爬起）大哥、二哥，叫他不醒。且住，孙大哥的羊脂白玉环和两锭银子都在靴筒里，不免偷了他的，连柳龙卿也不要让他知道。（作偷介）

柳龙卿：（咳嗽）啊咳！

胡子传：二哥，你醒了！

柳龙卿：你在做什么？（爬起）

胡子传：不做什么。

柳龙卿：（抓胡）活贼！刚才你说连柳龙卿也不要他知道，要偷大哥的羊脂白玉环和两锭银子。我们吃他的用他的，你还要偷他的！你太黑心了！

胡子传：（抓柳）我几时说的？我是说叫醒二哥，大家扶了大哥回去。那个要偷他的东西。这个人是要烂心肝的！

柳龙卿：（掩胡口）轻声！（笑）哧嘿……兄弟，我是和你玩笑的。你的心到了那里，我的心也到了那里。

胡子传：（笑）哧嘿……你和我一样！

柳龙卿：（轻声）我是取笑你的……

胡子传：可见我俩是难兄难弟，志同道合。如今一个去放风，一个去偷。

柳龙卿：我去看人，你去偷。

胡子传：你忒乖！前日吃酒你先去，今天做贼就叫我先去。

柳龙卿：也罢！那末你去看人，我去偷。有人来的话，你就给我打个暗号。

胡子传：什么暗号？

柳龙卿：咳嗽为号。

胡子传：晓得哉！

柳龙卿：请了！

胡子传：呸！做贼通文。

柳龙卿：君子，小人就不同。（去而又回）且住，我与你叫他几句。他若是应了，我们就说，是我们替他收藏在此。若是不应，便偷了他的。

胡子传：有理。我看人，你动手。

柳龙卿：孙大哥，孙大哥。（偷介）

胡子传：（咳嗽）哧……

柳龙卿：（惊）兄弟，什么人来了？

胡子传：没有人。

柳龙卿：没有人，怎么咳嗽？

胡子传：吓大你胆，好做强盗。

柳龙卿：你吓我，好在我手快，羊脂白玉环，已经到了。

胡子传：还有两锭银，一起到手才好。

柳龙卿：这两锭银要你去拿。

胡子传：一客不烦二主，还是你去。

柳龙卿：这个不成！你这张嘴不稳，倘日后大哥晓得，你就推在我身上

了。还是你去，日后才没得话说。

胡子传：那便我去，你得放好风。

柳龙卿：不劳吩咐。

胡子传：孙大哥！（偷介）

柳龙卿：（咳嗽）哧……（胡惊慌）方才你吓了我一下，如今我也吓你一下。

胡子传：六月债，还得快。两锭银子到手哉！

柳龙卿：拿雪来盖在他身上，别人就看勿见啦！（与胡子传一起动手盖雪介）我们回去吧！冻死街头妻不知。

胡子传：两人盗宝先自回。

柳龙卿：寻思总是一场梦。

胡子传：他是富户我是贼。

孙 荣：（内）苦呀！（柳、胡急逃下）

（上唱）【小桃红】

子犹乘兴，	去访戴。
还乡兴尽，	回船去也。
闭门袁安，	卧高堂。
映雪的，	是孙康。
吕蒙正，	绕街坊。
谒朱门，	九不开，
无承望也。	
满头风雪，	恹惶！
运来时，	理朝纲。

（白）白雪纷飞，贫富不同。有钱的，道是丰年祥瑞。似我这般流落在街坊，身无衣，口无食，饥冻难禁。当初父母在日的时节，多少是好。父母亡过之后，我哥哥听信谗言，道我要毒死他，将我赶了出来，受了多少苦楚。（哭介）苦也！

（唱）【蛮牌令】

兄长占田庄，	叫亲弟受凄凉。
本是同胞养，	又不是各爹娘。
我穿的，	破衣褴衫，

你吃的， 美酒肥羊。

(白) 哥哥呀!

(唱) 你心下， 自思量，
 自付量， 可应当!
 若不思量，

(白) 分明是，

(唱) 铁打心肠， 铁打心肠。

(白) 如今天色已晚，叫化也不济事了。且回转寒窑，等明日风止雪停，再出来沿街求告吧!(绊倒)

(唱)【绣停针】

 先自悲伤， 平空一跌痛难当。(回头)
 抬身忍痛， 回头望，
 见汉子。

(白) 酒醉，

(唱) 倒扑在街坊。(起身)

(白) 汉子呀汉子!你吃得这般大醉。跌倒在这雪地里。何不少吃一口，让我孙荣吃了。你就不至于醉得这个模样，我也不会饿成这样。我把那古人的事说给你听听也呵!

(唱) 你好比， 刘伶入醉乡。

(白) 你如今倒在雪中，又象另一个古人了!

(唱) 好一似， 卧冰王祥。

 呀!看这， 冷冰寒冻，
 岂不要， 身死魂丧。

(白) 且住，自古道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这样漫天大雪，这汉子不是要冻死么!我不免叫醒街坊，救他一命则个。(叫喊)东邻老伯，有个醉汉，倒在雪里，烦你们开门出来，烧些汤水，救他一命，做做好事吧!

内 白: 孙小叫化在街上叫喊，不要理他。

孙 荣: 咳!那里边暗暗说道，孙小叫化，在街上叫喊，不要理他。咳，你不开门也罢，不免去叫西舍。(行介)西舍大叔!

内 白: 孙小叫化来了，不要睬他。

孙 荣：大叔，我孙荣今日不是来叫化的。有个醉汉，倒在雪地里，命在一息。你们起来，快烧些火与他取暖，救他一命也呵！

内 白：快吹灭了灯，睡觉吧！

孙 荣：我只道东邻无心行善，原来西舍也无意救人，我也不管了吧！（行走数步，停止）我不管他，谁来管他也呵！

（唱）【雁过南楼】

我待不管他，	欲待不睬他。（走而又回）
后面一似，	有人扯住了咱，
莫不是孙荣，	有些牵挂！
回头看他，	回头觑他，（左看右看）
不由人，	两泪如麻！

（白）说不得了，不免再去叫唤东邻西舍便了！两边街坊邻里，我说与你们知道也呵！

（唱）【下山虎】

有一个醉汉，	跌倒在街坊。
大雪纷纷下，	看着好惨伤，
我好意，	叫诸位开门。
快些商量，	笼开火坑，
教他喝口，	煎茶滚汤。
救人一命活，	胜造七级浮屠，
福寿昌。	
你若不开门，	误人一命亡，
带得街坊，	遭祸殃。

内 白：这个小叫化好烦，人家要睡，他来絮叨！

孙 荣：啐。正是，我有救人心，人无怜我意。你等不开门，我也自回去！（作走，又沉吟）且住，我孙荣在此嚷了一回。那东邻西舍都晓得我的口音。这汉子酒醒了，安然回去到也还好。倘然不醒，把他冻死了！啊呀，明日东邻西舍起来看见，只道我害死了他，劫了他的银子，这一场无头命案如何得了！啊呀……也罢！好事做到底，先把这醉汉扶到屋檐下。躲些风寒，抱住了他，得些我身上热气，他便冻不死了。（作拂雪介）呀，呀呀！

(唱)【园林杵歌】

这容颜， 好似孙大郎，
吓得我， 魂魄飘荡。
退后趋前， 心慌意慌，
那柳絮梨花， 下得疯狂。
似这样， 冷飕飕，
寒凜凜， 叫哥哥怎么挡。
自忖量， 自感伤，
怕这雪， 冻死兄长。
怎禁得， 扑索索，
泪淋淋， 痛断肝肠。

(白) 哥哥，你和柳龙卿、胡子传出来饮酒呵！

(唱)【望儿哥】

三人踏雪， 同宴赏。
他两个， 先自回归，
撇你在， 长街上。

孙 华：(梦话) 二位贤弟，情赛关张。

孙 荣：(唱) 口是心非，那象刘关张，
今日才知，都是调谎。
从今后， 休把亲弟撇漾。

(白) 也罢！宁可有一个不是，不可两无情。只一件，哥哥若还酒醒过来。这一顿打，这一顿打非同小可。哥哥呀哥哥，若不是孙荣来此，却不冻死了你呵！

(唱)【罗帐里坐】

待送你回家， 寻思心惨伤。
哥哥酒醒， 定然祸起萧墙，
少不得， 将我一顿打！

(白) 孙荣呀孙荣！

(唱) 谁叫你， 上门取灾殃。
这叫做， 雪上加霜，
伤疤上面， 拳头打。(背孙华走介)

(边走边唱)【江头送别】

哥哥的， 哥哥的，
倚强恃长。
小弟我， 小弟我，
情意难忘。
好歹背你 回门墙，
哥哥打我， 也无妨。(放下，喘气)

(唱)【忆多娇】

兄见短， 弟无力!

(白)哥哥，你把身子放松些才好。你那里会知道做兄弟的，几天来是吃一顿饿二餐，身上没得力气，叫我如何背得动你也呵!

(唱)我浑身无力， 勉强背动你，(背孙华)

脑满肠肥。(走动)

念在同胞， 亲兄弟，
手足情义， 手足情义，
怕什么， 直向平康里。(下)

第四场 归家被逐

[二幕外，杨月贞提灯夜归。]

杨月贞：(唱)【醉中归】

晚来云布密， 凜凜朔风送寒威。
俄然见， 六出花飞，
长空一色， 万里如银砌。

吕迎春：(提灯上唱)【前腔】

当此际， 雪正飞，
庆赏丰年祥瑞。
同宴乐排筵， 怎奈是，
寻不见员外踪迹。

杨月贞：迎春，员外早间出去，这时候还不见回来。他到底往那里去了?

吕迎春：想来又与那两个乔人在那里饮酒。我也寻他不见。

杨月贞：开门，进家中去吧！（二幕开，孙家。杨吕分头下）

孙 荣：（背孙华上唱）【忆多娇】

顶风雪， 送兄归，
忍冻熬饥， 无力担待。
慢吞吞， 拖着无力腿，
一步移， 两步挨。

（白）钱财容易有，仁义值千金。此间已是哥哥家门首。开门，开门！（吕迎春急上）

吕迎春：想是员外回来了！（开门介）呀！原来是二官人背员外回来了，二官人快进来。（杨玉贞上）

杨月贞：快进来呀！（三人扶孙华睡好）

孙 荣：嫂嫂拜揖。

杨月贞：叔叔，贺喜了，可是你兄弟俩和睦了。

孙 荣：不曾和顺。嫂嫂，你可知晓，孙荣在破窑中居住，身上无衣，口中无信，大雪纷飞，不得不上街叫化。回来时，被绊倒在地，摔了一跤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哥哥醉在雪中，因此我就背他回来了。

杨月贞：多谢叔叔。

孙 荣：请问，嫂嫂，哥哥是何时出门的？

杨月贞：叔叔呀！（唱）【泣颜回】

 他从早离家门。

孙 荣：（白）与谁为伴？

杨玉贞：（唱）与两个乔人， 终朝宴饮。

 他两个先回， 甩下他厮混，

（白）若非恁叔叔呵！

（唱）险些雪地里， 冻死命殒。

 你背回他， 他得了个，

 死而重生。

 为嫂的， 叩谢恁深恩。（拜）

孙 荣：（回礼，白）不敢！

吕迎春：二官人！（唱）【前腔】

恁浑身上下， 水湿淋淋，
请换下， 洗个干净。（拿衣与孙荣）

孙 荣：（白）不敢！

（唱）不劳姐姐迎春，
回窑自作章程。（还衣）

杨月贞：（白）叔叔！（唱）【前腔】

叔叔且听， 带些米粮回窑门。（拿米一袋）

吕迎春：（唱）待迎春， 蒸罗煮烹，
一饭可以， 振作精神。（下）

孙 荣：（白）嫂嫂，这米我不要，这饭我也不吃，要是哥哥醒来，劈面便打，如何是好？不如……

杨月贞：叔叔休虑，你哥哥酒醉常贪睡，你尽管吃了饭回去。

孙 荣：要是醒来了，如何是好？

杨月贞：有嫂嫂为你支持。（迎春端饭上）

吕迎春：二官人请用饭。

孙 荣：我吃。（猛吃）

吕迎春：（唱）【赚】

这好似， 韩信贫时，
漂母哀怜， 赐与饭食。
后来时运至， 封侯拜将，
多富贵。

孙 华：（伸腰）唔！（孙荣心慌坠筋，张口傻眼）

吕迎春：（唱）吓得他， 张口傻眼呆，
一双筋， 拿不住放不得，
一口饭， 吞不进吐不出。
嫂供食， 一似吕太后，
安排筵席。（搥孙荣背）

孙 荣：（回神）呃……（躲入杨月贞背后）

孙 华：（醒介）那个在此说话？

杨月贞：是叔叔在此。

孙 华：我是怎么回来的？

杨月贞：你倒在雪地里，是叔叔背你回来的。

孙 华：你说我的结义兄弟不好。你看，多亏他们背我回来。

杨月贞：不是这个叔叔。

孙 华：是柳龙卿。

杨月贞：不是。

孙 华：是胡子传。

杨月贞：也不是。

孙 华：是那个叔叔？

杨月贞：是小叔。

孙 华：是那个？

杨月贞：是窑中的二叔。

孙 华：是那个叫他上我的门来，在那里？

吕迎春：（拉孙荣）二官人过来，见过员外。

孙 荣：哥哥，拜揖。

孙 华：（怒打孙荣）你又想来毒死我！（被杨、吕劝住）

（念）【扑灯蛾】

打你泼丑生，
胆敢来上门，来上门。
不由恶气胆边生，
怒气来冒顶，来冒顶。

孙 荣：（念）【扑灯蛾】

求乞在路里，
见兄倒在地，倒在地。
孙荣背你归，
贤嫂赐 饽饽 ， 赐 饽饽 。

孙 华：（白）一派胡言！（又打，杨、吕拦阻）

杨月贞：员外呀！你醉倒在雪地里，就是别人背了你回来，也要给他一些酒钱。叔叔是你同胞兄弟，背你回家，你怎么还要打他？

孙 华：谁叫他要用毒药害死我！

孙 荣：冤枉！（哭）

杨月贞：这是谁告诉你的？

孙 华：我的结拜兄弟。

杨月贞：（与迎春同白）呀！这两个乔人的话，你也信！

孙 华：不说了！我早上出门，带有十三锭银子。八锭买得羊脂白玉环，三锭付了酒钱，还剩二锭。连同白玉环，都藏在靴筒里。如若还在就罢了，如若没有了，一定是他偷的。迎春，你与我看来。

吕迎春：（摸，看介）没有。

孙 华：再看这一只。

吕迎春：（摸，看介）也没有。

孙 华：院君，你去看来。

杨月贞：（摸，看介）没有。

孙 华：好哇！（怒念）【扑灯蛾】

靴中无财宝，
分明你偷盗，你偷盗。

孙 荣：（白）冤枉！（哭）

杨月贞：（念）官人休怪罪，
小叔读书辈，读书辈。
自幼心诚实，
怎会偷恁财，偷恁财。

孙 荣：（念）望息雷霆威，
听弟说明白，说明白。
好意背兄回，
反遭贼名背，贼名背。（大哭）

孙 华：（念）寒窑受穷困，
顿起不良心，不良心，
财宝还与我，
饶你一条命，一条命。（赶打，杨、吕劝住）

杨月贞：（与吕迎春同唱）【尾声】

念在同胞兄弟情，
息怒回房去安寝。

（白）叔叔回归下处，明朝再来探视。

(念) 好意谁知反受灾。

孙 华:(念) 从今不许上门来。(孙荣出门)

孙 荣: 唉! 鳌鱼脱却金钩去, 摆尾摇头不再来。(下)

第五场 月贞买狗

[幕外, 柳龙卿喜冲冲上。

柳龙卿:(上唱)【梨花儿】

心儿暗地,	重重欢喜,
昨日夜里,	醺醺醉去。
拿得靴中,	银锭玉环,
花天花地,	没得睡意。(暗看财宝)

胡子传:(上唱)【前腔】

昨宵吃酒,	醉得厉害,
雪中跌倒,	孙华员外。
靴内取出,	银锭玉环,
死活随伊,	随伊随伊。(拍柳背)

柳龙卿:(大惊)吓煞哉!(发抖)

胡子传: 二哥, 是我呀!

柳龙卿: 是你呀! 喂! 有个好消息, 你可知道?

胡子传: 我勿晓得。

柳龙卿: 昨夜我和你做的事体(作偷状), 有人替我俩顶缸去哉。

胡子传: 是那个顶缸?

柳龙卿: 昨夜, 我和你拿得白玉环与银锭便回来哉。谁知孙二叫化回窰, 看到孙大倒在雪地里, 熬着肚饥把孙大背回去, 满望讨个好处。谁想孙大醒来, 不见了银锭同玉环, 把孙二抓来一顿打, 照样把孙二赶回寒窰。

胡子传: 二哥, 你我二人做人好, 老天菩萨来保佑。快把拿来的东西, 各分一半。

柳龙卿: 你拿去做什么用?

胡子传：放债！放之十年，利上滚利，就发财哉！

柳龙卿：说得是。昨日夜里，我与你二嫂讲起羊脂白玉环，她讲要看一眼。

胡子传：（紧张）你给她看了没有？

柳龙卿：看了。

胡子传：（紧张）东西呢？

柳龙卿：包好在此。

胡子传：（抢）拿来！（落地跌破）啊，破了！

柳龙卿：咳！我和你命穷该当穷，

胡子传：拾得黄金变成铜。（孙华上）

柳龙卿：两位兄弟在。

柳、胡：（同白）哥哥，昨夜我们三人都醉了。

孙 华：唔！

柳龙卿：我俩背你到门口。

胡子传：背得一些力气都没有。

柳龙卿：正好碰见孙二。

柳、胡：就叫他背回家。

孙 华：嘎！原来如此，两位兄弟，今日由哥哥作东，往李家酒楼饮宴，谢谢两位兄弟的恩义。

柳、胡：（同白）好来！（三人大笑而下）

〔二幕启，孙华家。〕

杨月贞：（上唱）【上林春】

手足亲情丢尽，	无故逐出门。
今日里，	又见两乔人，
定然是，	恶意又重生。

吕迎春：（上唱）【前腔】

娘行苦劝，	员外不听，
侍妾无主，	空自担心。

（见月贞不悦，白）院君，这几日来，愁眉不展，面带愁容，不知有甚烦恼？

杨月贞：迎春，你怎知我的心事唷！

吕迎春：却是为何？

杨月贞：迎春呀！（唱）【宜春令】

心事重重，	难推索。
我官人做事，	全不知错。
结交市井，	乔人谋凶恶，
更不思，	手足之亲，
把骨肉，	推入沟壑。

（与吕迎春同唱）

吓得我，	扑簌簌，
珠泪偷落。	

吕迎春：院君呀！（唱）【前腔】

官人做事，	太不量度，
无罪小官人，	赶出家门，
任其漂泊。	
分文不与，	又无亲戚，
相依托。	
破窑中，	受尽悲怆，
那曾知，	哥哥行恶。

（白）院君，既然如此，怎不苦谏员外也呵！

杨月贞：迎春，你那里知道，我曾苦谏多次。员外他不肯听从，如何是好？

吕迎春：院君差矣！员外任性胡为，倘若犯了王法，院君何安？如今小事不劝，必出大事，怎么办呢？

杨月贞：你也说得是。我有一计在此。

吕迎春：有何计策？

杨月贞：隔壁王妈妈家中，那只黄狗还在吗？

吕迎春：院君问那黄狗作甚？

杨月贞：王妈妈的黄犬如若肯卖，这计谋便成功了也！只是怕她不肯卖犬。

吕迎春：迎春有个道理在此，不怕王妈妈不肯。

杨月贞：你有什么道理，说来我听。

吕迎春：院君，你可取下头上钗钏，把手帕包起头来。假装有病，要用黄狗的心合药。王妈妈必然肯卖。

杨月贞：说得有理。

吕迎春：但不知院君买来黄狗，如何用法。

杨月贞：若买得来时，就央他把狗杀死，去了头尾，把衣裤与它穿上，扮作人形放在后门首。却把前门紧紧拴上。员外酒醉回来，打不开前门，必从后门归来，把死狗当作死人，必然去找两个乔人移尸。乔人断然不肯前来。那时再去找小叔帮忙，小叔一定肯来，那时便分出亲疏来了。你道此计如何？

吕迎春：院君，此计甚高。

杨月贞：你就去叫王妈妈过来。

吕迎春：晓得。（走介）王妈妈！

王妈妈：（内）谁呀？

吕迎春：我是迎春，院君请你过来，有事商量。

王妈妈：（内）来了！（上唱）【月光乍】

谁人叫王妈，叫我走得快。

开门看则个，（走介）

（夹白）呀！原来是，

（唱）迎春姐姐，与我有话。

（白）迎春姐，叫我何干？

吕迎春：院君请你。

王妈妈：马上就去！（走介，进门）院君有礼！呼唤老身有何吩咐？

杨月贞：（装病）妈妈请坐，听我道来！

患病难痊，药味难周全，

要买妈妈，一黄犬。

特与酬金，钱十贯。

王妈妈：（白）自古道，养猫捕老鼠，饲狗防盗贼。我只有一只管门狗，是不买的。

吕迎春：院君有病，要狗合药，你怎么不肯了呢？

王妈妈：院君生的什么病，到要吃起狗肉来。

吕迎春：不是要吃狗肉，是要狗心合药。

王妈妈：既有心痛病，何不撮些檀香、沉香、霍香、乳香、木香、速香、降香，合些巴斗大的化气丸，吃上七八十丸就会好的。怎么要用黄狗心合药呢？

杨月贞：妈妈呀！（唱）【系人心】

狗心合药，	有何要紧，
王妈妈你，	休得忧闷。
与恁隔壁，	居住十年整，
一半邻，	一半亲，
且宜思忖，	休得失却人情。

吕迎春：妈妈！（唱）【前腔】

算远亲，	不如近邻，
你何苦，	苦苦执性。
狗心合药，	救人命，
休怒嗔，	休怒嗔，
休得出语伤人。	
算来一狗，	那如人情。

杨月贞：（白）王妈妈。（唱）【皂罗袍】

黄犬拒卖，	出言道语，
恼人心怀。	
此须小事，	不肯成全，
从今后，	休把我，
门槛跨。	

王妈妈：（白）院君，不是我不肯卖，实在是舍勿得卖。自从我丈夫死后。这狗就似我的老公一般，夜间与我捂脚，早晨没柴烧水，这狗便舔我脸皮，十分晓得人意，真的是舍不得的。

杨月贞：迎春，我们待王妈妈不薄，她住的是我家房子，十年来没要她半分房钱。如今我有了毛病，他不肯相帮一点，也罢，叫她算我十年房钱，我们可到别处去买。

吕迎春：王妈妈，你真不识好歹，你住在这里，院君是何等照管与你。如今要买你狗医病，你也不肯帮忙。如今别的不要说起，只要你算还十年房钱，我们别处去买。

王妈妈：（背白）我若不卖，她要我算她十年房钱。（回身）我情愿卖了。

吕迎春：院君，妈妈肯卖了。

杨月贞：既然如此，就请她把狗杀死在后门口。

王妈妈：我是女人家，不会杀狗的。

吕迎春：熟人杀狗不会叫，那是要你杀的。

王妈妈：好，我杀，我杀！（下）

杨月贞：迎春，喜得妈妈肯了，我与你去房中取出衣裤、头巾把那狗穿戴起来。（迎春下，月贞解包头）

吕迎春：（上）院君，衣裤、头巾拿来了。

杨月贞：趁天色已晚，你我去安排吧！

吕迎春：是。

杨月贞：（拿衣裳）不施万丈深潭计。

吕迎春：（拿裤子）怎得骊龙颌下珠。（杨、吕下）

第六场 见狗惊心

〔二幕外，孙华、柳龙卿、胡子传醉。〕

孙 华：（唱）【玩仙灯】

欢宴醉， 归来早，
不觉黄昏到。

（白）兄弟！

（唱）送千里， 终须别，
与恁把别告。

柳、胡：（同白）大哥说那里话来，应当要送你到家。

孙 华：大家都醉了，不要送了。

柳、胡：（同白）大哥，你有天大的事，兄弟替你担当，要赛过刘关张桃园结义。见火火里去，见水水里去，决不退后半步。

孙 华：真是难得的好兄弟呀！（相拥）

柳、胡：大哥今日醉了，还是送你到家的好。

孙 华：到家已近了，不劳兄弟送我，请回吧！

柳、胡：（同白）这等我们告别，明天早会。

柳龙卿：正是：夜静水寒鱼不饵，

胡子传：满船空载月明归。（与柳同白）请了！（柳、胡同下）

孙 华：请了！（边行边白）难得有这样的老兄弟。见我吃醉了，一直送我家。（行走）嗨！这里已是大门口了。（拍门）开门，开门来！（等介）怎么没有人应声？喏！睡得好沉呀，不免往后门进去吧！（走介）

〔二幕启，孙宅后门，孙华让狗尸绊跌。〕

孙 华：（掸尘）什么东西，绊了我一跤。（摸）是一个人，敢是我家僮儿。想是院君不见我回来，叫他在这里等我，不知在那里吃醉了酒，就睡在这里。真是不中用的东西，待我叫他进去。（叫介）安童、安童。（叫不应，推介）安童，醒一醒，醒一醒！（举手）怎么满身都是湿的。（作嗅，看）啊！两手沾的都是血！（大惊）不知是什么人，在后门杀死了一个人。开门，开门，快开门！

杨月贞：（上）人乎不语，人乎不流，想是员外他回来了。（开门）呀，员外为何这等惊慌？

孙 华：（失魂落魄）这……

杨月贞：员外，你为什么这样？

孙 华：院……君，不……好，我方才吃……酒回来，见……前门紧闭，无人照……应，打从后门进来，绊了一跤，起来一摸，两手沾满鲜……血，不……知是谁，把人杀……死在这里了哇！（发抖）

杨月贞：员外，你吃酒只管吃酒，为何杀起人来了？

孙 华：院君；人不……是我杀的呀！

杨月贞：是谁杀的！

孙 华：真是有口说不清呀！（唱）【薄媚衰】

带醉回后门，	一跌痛难忍。
回头看时，	瞥见一人，
跌倒在草坪。	
呼唤不醒，	忙扶起，
血沾手，	污我身。
不知何人，	杀人谋命！（吓傻）

杨月贞：（唱）【前腔】

奴试听， 君说无因，
心下越发忧闷。

回言三省， 若到衙门，
先捕亲邻， 三推六问，
盘索凶身。

君不认， 遭酷刑，
恁如何能忍。

急早商量， 莫待祸生。

孙 华：（白）天亮了，这事就难办了，你快与我出个主意。

杨月贞：（思索介）这个……那个……

孙 华：真急死人了。

杨月贞：我想起来了。

孙 华：什么好主意？

杨月贞：员外，你有二个赛关张兄弟。如今你不妨去找他俩相帮忙，把尸首抬到僻静所在埋了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可不是好么。

孙 华：你不说，我倒忘了。我两个兄弟，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去，莫说一个尸首，就是十个尸首，也会帮我抬到山上，埋得干干净净的。

杨月贞：既然如此，你就快去吧！

孙 华：我就去！（二幕闭，走出二幕外）

（唱）【双声子】

结交的， 结交的兄弟，
待他恩深厚。

急请来， 急请来帮手，
到此移尸首。

莫停留， 莫停留急走，
便去休， 便去休，

拖尸首葬埋， 免惹忧愁。

（白）这里已是柳龙卿家门首了，不免叫他一声，兄弟开门！

柳龙卿：（内）是谁？

孙 华：是我。

柳龙卿：（内）来了！（上、开门）呀！原来是大哥，请进。

孙 华：（进门）有件急事，特来求你。

柳龙卿：大哥有事，尽管吩咐。便有死罪，由我替大哥去死！

孙 华：相烦兄弟把死人抬去埋了。

柳龙卿：好，让我拿了绳子和你一起去。（装病）啊唷！这……不好了！

孙 华：怎么样了？

柳龙卿：我小时候犯过吓惊疯。若是吃了惊便要发作。如今听大哥说杀死了人，吓惊疯又发作哉，啊唷、啊唷，痛煞哉！

孙 华：兄弟，事情紧急，你就忍一忍吧！

柳龙卿：大哥，你越叫我越发地痛了。啊唷呀！

（唱）【玉抱肚】

忽然心痛，

孙 华：（白）兄弟赛关张。

柳龙卿：（唱）俺赛不过，关张弟兄，

（白）大哥，你杀了几个人？

孙 华：（白）只有一个。

柳龙卿：（唱）便杀了，七代祖宗，

我心痛，实难移动。

白忙碌，结果一场空，

你姓孙，我姓柳，

姓氏不同。

（白）我要去晒哉！请你出去！（推孙华出门，关门介）孙大哥得罪了，明日我会来监牢里看你的。

孙 华：呀，他把我推出门来了，又把门儿关上，竟自进去，不来理睬我。眼见得这个柳龙卿是不济事的，让我再去胡子传家，央他相帮便了也！

（边行边唱）【前腔】

当年言定，赛关张，

结交友深。

（白）他前日说道。

(唱) 杀人替我偿命，
今日对面忘恩。
心非口是， 言而无信，
孙华我， 瞎了眼睛。

(白) 来此已是胡子传家门口。兄弟开门!

胡子传：(内) 谁呀?

孙 华：是孙大郎。

胡子传：(内) 来了!(上，开门) 呀，大哥里边请坐。

孙 华：不坐了。兄弟，有一件利害事，特来求你相帮。

胡子传：大哥有事，火里火里去，水里水里去。你快说与兄弟知道，兄弟立刻马上去把它办好。

孙 华：夜里和你两个吃了酒，蒙兄弟送我回家。不知那个杀死了人，放在我家后门口。

胡子传：吃酒便吃酒，那个叫你去杀人呀?

孙 华：不是我杀的。

胡子传：不是你杀的，难道是我杀的不成?

孙 华：兄弟不要取笑，你快帮我去把尸首埋掉。

胡子传：且慢，我问你杀了几个人?

孙 华：只有一个。

胡子传：啐，我只道有十来个呢。这等慌张，原来只有一个，也值得大惊小怪的。

孙 华：好兄弟，快去把尸首抬过了。

胡子传：抬到那里去?

孙 华：抬到冷僻的地方把他埋了。免得吃官司。

胡子传：抬去埋，太费功夫，我有一计在此。

孙 华：兄弟，有何妙计?

胡子传：将一条草荐把那死人卷起来，再用绳索将他紧紧捆住，把他抱到大河边，扑通(作丢出手势介)，啊呀，我的腰闪伤了，我是去不成了呢。

孙 华：那是一定要你去的。(拉住胡)

胡子传：你放了手，我和你一同去就是。(孙华放手，胡推孙华出门，关

门，急下)

孙 华：兄弟开门，开门！（无人应）咳！如今叫我怎么好呵！

（唱）【前腔】

结交义好， 与伊钱供养老小。
恁当初， 曾经言道，
当效犬马之劳。
养军千日， 用在一朝。
到如今， 方知没下梢。（下）

第七场 兄嫂叩窑

[幕启，寒窑。孙荣上。]

孙 荣：（唱）【菊花新】

自恨生来， 命乖时不利。
遭此孤穷， 十分惭愧，
未知何日， 上云梯。

（白）那时节，

（唱）才显得， 英雄豪气。

（白）懊恨家兄忒薄情，将吾赶出受艰辛。未知何日功名就，撇出寒窑方称心。今晚夜深人静，不免开着窑门便了！

（唱）【粉蝶儿】

（白）只见，

（唱）玉兔东升， 寂寂夜深人静。

（白）好冷也呵！

冷清清， 掩上窑门。
纸衾单， 芦蓆冷，
孤眠独醒， 对寒灯。
怎知是， 这般情兴。

（白）不免将窑门闭上，看书则个。

（唱）【石榴花】

关上破窗， 举目又无亲，
回头看， 只有影随身。

(白) 仰观，

(唱) 疏疏拉拉， 几颗寒星。

(白) 忽律律的，

(唱) 冷风刮起， 沙沙灰尘。

(白) 书呀书，我衣破腹饥，那里看得你进去，欲待不看，无可散闷，你道如何是好唷!

(唱) 将恁这， 烦恼出，
尺尺的， 问几声。
怎生的， 散得苦闷?

(白) 可是，

(唱) 守着恁， 卖又卖不得，
吃又吃不得，

(白) 那得有，

(唱) 一字值千金， 一字值千金。

[孙华、杨月贞上。]

杨月贞：心急嫌路远，事急出家门。

孙 华：只因一念差，招得祸临身。娘子，还是你去叫门。

杨月贞：开门，开门来?

孙 荣：呀!(唱)【红芍药】

忽听得， 有人敲门，
莫不是， 巡逻军兵?

杨月贞：(白) 开门!

孙 荣：(唱) 仔细听来， 却是女娘音。

(白) 且住，记得书中言道，有一狐精，曾于夜间调戏窦仪。(大惊) 呀，这……

杨月贞：(白) 开门来!

孙 荣：(唱) 你是何方， 鬼怪妖精?

杨月贞：(白) 我不是鬼怪妖精，乃是良人。

孙 荣：(唱) 既是良人， 因何半夜扣门?

莫非是， 见景思春。

（白）让我把门拴得紧一点。

（唱）劝伊家， 及早回程，
 莫教那， 恼乱春心。

杨月贞：（白）我不是别人，是你嫂嫂。

孙 荣：（白）嫂嫂，往日在家，你行不动裙，笑不露齿。半夜三更，擅
离夫主，私扣小叔的窑门，是何道理？你往常十分贤惠，今日
为何这般颠倒！

杨月贞：（白）叔叔，只要你开了门，我自有话和你说。

孙 华：（白）咳！（唱）【前腔】

 嫂嫂你， 言不合经，

杨月贞：（白）开门。

孙 荣：（唱）我应是， 关紧窑门。
 自古来， 叔嫂不通问，
 休得要， 上梁斜倾。

杨月贞：（白）你哥哥也在这里。

孙 荣：（惊慌，白）啊，这……（打转）

（唱）忽听得， 哥哥上门，
 吓断魂， 战战兢兢，
 进退无门， 心跳不停，

（白）我只得，

（唱）猛地开门， 任兄长打一顿。（不敢开）

孙 华：（白）兄弟，开门来。

孙 荣：（吓呆，白）这……（猛开门）

孙 华：（跪白）兄弟！

孙 荣：（跪白）哥哥！（兄弟相拥）

（唱）【念佛珠】

 往日里， 见弟打骂怒嗔，
 今日里， 跪咱面带悔恨。
 请兄起身， 行礼休得过份，
 男儿膝下， 埋得黄金。

孙 华：（白）兄弟，如今你是我哥哥了。

孙 荣：（唱）恁把弟作兄， 把弟作兄，
 失去了， 长幼名份。
 莫坏却， 家法人伦，
 家法人伦。

（背白）平日哥哥见了我，不是打就是骂，今日为何这般相待。其中必有缘故，待我问过嫂嫂。（对杨）嫂嫂，今夜哥哥为何这般模样，有什么事么？

杨月贞：（对华）官人，你把事情与叔叔讲了。

孙 华：这……

杨月贞：叔叔是我们自家人，就说与他知道吧。

孙 华：兄弟，我家后门口杀死了一个人。今夜特央兄弟去埋尸首。

孙 荣：原来哥哥杀了人，这……

孙 华：不是我杀的，是别人杀了，放在那里的呀！

孙 荣：哥哥，嫂嫂，但放宽心，兄弟自当替你承担。

杨月贞：官人，今日可见亲疏。

孙 华：以前都是我的不是，请兄弟见谅。

孙 荣：时不宜迟，趁天尚未明，快去抬了尸首。

孙 华：如此快走！

（与孙荣、杨月贞同唱）【尾声】

打虎还须亲兄弟，
上阵无过父子兵，
从今后， 休把亲弟当路人。

[二幕闭，戏在幕外

孙 荣：来此已是。呀果然有人死在此。汉子呀汉子，与你前世无怨，今世无仇，怎么死到这里来了。（拖出尸首）兄长我们兄弟两人把这尸首抬到城南，埋在那里可好？

孙 华：就照兄弟主意办吧！（抬尸首下）

第八场 开封断案

[二幕外，柳龙卿，胡子传两边分上。

柳龙卿：（唱）【水底鱼】

昨夜孙大， 来我家扣门。

胡子传：（唱）杀死人， 叫咱埋殡。

柳龙卿：（唱）今日要他， 十日酒宴。

胡子传：（唱）酒足饭饱， 再要银十锭。

柳龙卿：（白）酒宴吃完了怎么办？

胡子传：（白）银子用完了怎么办？

柳、胡：（唱）再来逼他， 出酒出银，

再来逼他， 出酒出银。

一生一世， 吃用不尽。

（笑）哈……到了。

胡子传：那一个前去？

柳龙卿：你先进去。

胡子传：孙大喜欢的是你，你先进去！

柳龙卿：这样吧，我们叫他出来，同到酒楼走一遭。

胡子传：好！（与柳龙卿同白）孙大哥，兄弟在外面等你，请你出来，到李家酒楼吃酒去！

孙 华：我心痛，腰痛去不了！

柳、胡：真的不去吗？

孙 华：（与孙荣同内白）真的不去！

柳、胡：你不讲义气，休怪兄弟不讲义气。

孙华孙荣：随你的便。

柳、胡：我们在开封府堂见。（下）

[二幕启，开封府堂。

内 云：升堂！

[众衙役、书吏引府尹王儵然站堂介。

王儵然：（诗）终朝揽揽因王事，

两鬓星星为国谋。
双手补完天地阙，
一心分破帝王忧。

(白)下官姓王名翛然，职授开封府尹。自从到任以来，和气蔼阳春，省刑罚，薄赋税，致使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办事清廉，公正无私。左右!

众：嘎!

王翛然：放告牌挂出!

众：挂出放告牌!(击鼓声)

王翛然：带击鼓人上堂!

众：击鼓人上堂!(柳龙卿、胡子传上)

柳、胡：(跪拜)叩见大老爷。

王翛然：击鼓何事?

柳、胡：告状，告状!

王翛然：告的什么事?

柳、胡：杀人命案。

王翛然：取状子上来。

柳、胡：无有状子，是口诉。

王翛然：口诉上来。

柳、胡：哥哥叫孙华杀了人，兄弟孙荣移尸藏匿。

王翛然：你两人是他邻居么?

柳、胡：不是。

王翛然：既然不是邻居，如何知道孙华杀人。

柳、胡：大老爷!(同唱)【好姐姐】

告禀龙图大尹，

状告孙华孙荣。

孙华他，

昨夜三更来叩门，

道是他，

杀死人，

叫我俩人，

偷葬殡。

望乞恩官，

详细查明。

王翛然：(白)左右，着他两人带路，提孙华、孙荣到堂。

众：是。（两衙役押柳胡下）

王翛然：书吏。

书吏：大人。

王翛然：此案有些蹊跷，你要仔细存案。

书吏：是，知道了。（坐侧案介）

内白：孙华、孙荣带到。

王翛然：带上来！

众：带上来！（衙役押柳、胡、二孙上堂跪介）

王翛然：孙华。

孙华：大老爷。

王翛然：你是如何杀死人命的，好生直说。

孙华：大老爷，小人不曾杀人。

王翛然：胡说，你不曾杀人，他们为何告你？快快从实招来，免得三推六问，害得皮肉受苦。

孙华：老爷听禀！（唱）【前腔】

念孙华，是东京小民，

（白）柳龙卿，胡子传呵！

（唱）他俩个，全无忠信。

昔日里，共他结义作弟兄，

被伊勾引。

近日里，逼着我，

要酒要银。

只因窘迫，不随顺，

妄捏虚词，告到衙门，

告到衙门。

王翛然：（唱）恁休得，巧言避隐，

虚拘词，难入公门。

有话快说，休得隐情。

若不然，硬棒软索，

披头棍。

拷打搠扒，不怕恁不认。

(白)人命重案，不打如何肯招。左右!

众：呵!

王儵然：扯下去，打!

孙华：大老爷，我冤枉哪!

孙荣：大老爷呀!杀人之事，与俺哥哥无关，这人是孙荣杀的。

王儵然：住口，你是如何杀死人的?

孙荣：大老爷!(唱)【前腔】

请恩官听禀，

孙荣我，是杀人真身。

因哥哥，赶我出家门，

落得个，破窑受苦辛。

我怀恨，故在后门杀人，

陷害哥哥，曳怨恨。

王儵然：(白)原来如此，故杀人于哥哥家后门首。陷害你哥哥。

孙华：(白)兄弟，你怎么招认了。大老爷，俺兄弟是不会杀人的，这人是孙荣杀的。

孙荣：大老爷，真是我杀的。

孙华：我杀的。

孙荣：我杀的，我杀的。

杨月贞：(内击鼓)诉状!

王儵然：放诉状人进来!

众：诉状人上堂。

杨月贞：(上跪介)叩见大老爷。

王儵然：妇人，你申诉何事?

杨月贞：大老爷!(唱)【前腔】

容奴诉状，相公清廉评正。

奴夫君，结交乔人欠三省，

亲昆仲，赶出家门，

受苦言难尽。

故此奴家，巧计生。

王儵然：(白)我要问的是杀人真凶。

杨月贞：奴家就是真凶。

王儵然：可是真的？

杨月贞：杀人的不是奴的丈夫，也不是小叔，却是奴家。

王儵然：你是如何杀的人，从实招来。

杨月贞：老爷呀！（唱）【普天乐】

恩官恁， 抬明镜，
奴杀的， 戍生命。

王儵然：（白）戍生命者狗也！

杨月贞：（唱）当初它， 逐盗防贼，
咬伤破衣人。

王儵然：（白）这个也是狗的了。

杨月贞：（唱）曾吠月， 记住磨勒恨，
挣断红绶， 难寻问。

王儵然：（白）也是狗。

杨月贞：（唱）晋王廷， 屈害忠臣。
不该应， 扑咬赵盾。

王儵然：（白）又是狗。

杨月贞：（唱）因此上， 怪它无义，
命殒后门。

王儵然：（白）这女人说话不明，说来说去，指的都是狗。女人我不要你招人杀狗，而是要你说出杀人情由。

杨月贞：只因我夫孙华与柳龙卿、胡子传二人结义，听信谗言，将同胞小弟无故赶出，在城南破窑中居住，每日上街求乞，奴家屡劝不听，出于无奈，出钱十贯向邻居买得黄犬一只，将其杀死，头带中帽，身穿衣服，扮狗为人，丢在后门。等儿夫酒醉回家，绊倒在地，错认为人。丈夫去叫结义兄弟移尸，可是他俩不肯抬尸，反要勒索敲诈。奴家又同丈夫去城南窑中，叫叔叔移尸，叔叔有仁有义即来相帮。

柳、胡：（同白）这女人一派胡言！

王儵然：左右。

众：有。

王儵然：将这二人押过一旁。（押下介）妇人，你再往下讲。

杨月贞：叔叔相帮，把尸体抬到城南埋讣。方才劝得丈夫转意，兄弟就此和顺。这是奴家杀狗劝夫，并无杀人，所招是实。

王儵然：将孙华、杨月贞带下。（押下介）孙荣、你将尸首埋于何处？

孙 荣：埋于城南山上。

王儵然：书吏，你带衙役，押了这一千人犯到城南山上，掘出尸首来看便知端的。

书 吏：领钧旨。（对衙役）押了人犯一同去看。

众衙役：走！（押人犯下）

王儵然：这案子奇也！（唱）【秋夜雨】

一个证词， 亲见杀人阵尸，
一个反斥， 欺诈美酒银子。
两兄弟， 争着赴死。
杨氏女， 说是杀狗劝夫。
为人者， 存仁存义贤士，
反过来， 欺诈拐骗心痴。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
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众 ：（内）办差回衙！

王儵然：上堂交差！（升座，众押人犯，抬尸上堂）

书 吏：禀大人，奉钧旨押人犯去到城南山上，掘出尸首。经从犯认证，道是真身，故而回衙复命。

柳龙卿：原告有何话说？

柳、胡：尸首查到，证实我俩并非诬告，该当法办孙家兄弟！

王儵然：孙氏兄弟有何话说。

孙 荣：孙荣杀人，该当偿命。

孙 华：小弟无罪，该当由我偿命。

王儵然：左右。

众 ：有。

王儵然：打开尸首外包！

众 ：是。（打开介）是狗！

王儵然：柳龙卿、胡子传。如今掘出尸骸，分明是狗，你二人有何话说。

柳、胡：老爷埋入土中的确实是人，怎么长出毛来了。

王儵然：胡说，死人怎会长毛！

柳、胡：杀的是人，是孙家兄弟换成了狗。

王儵然：信口胡说，左右。

众：柳龙卿、胡子传状告不实，各打四十大板。（打介）戴上脚镣、手铐，打入牢狱，定其罪名。（押柳胡下）

孙 华：（与孙荣、杨月贞同白）谢老爷！（跪拜）

王儵然：（下座）请起。（扶介）

（唱）【后庭花】

原告的，	喜成祸，
被告的，	忧变喜。
赛关张，	昧心肝，
背尸骸，	怀仁义。
杀狗的，	有心计，
兀不是，	家有贤妻，
家有贤妻。	

孙 华：（与孙荣、杨月贞同拜谢）谢老爷、谢老爷，拜谢大老爷！

〔幕落，剧终。〕

2012年8月稿